

台风天，外卖小哥的明黄色雨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他爬上我们这栋办公楼所在的陡坡时，风更烈了，外卖小哥不得不以胯骨抵着随时会吹倒的车，推着它走，刚走到门廊，门卫师傅已经一溜烟跑出来给小哥开门，接过外卖就放在门厅里的木头架子上。外卖小哥执意要在门廊上等人取餐，理由是：“点餐人说了，要当面检查她的鸡汤泼了没有。”

门卫请他进门避风，看到小哥电动车的坐垫又被雨水泼湿了，赶紧拿出抽屉里的旧毛巾：“我家的毛巾，不嫌弃你就带着擦擦坐垫。再给你两个塑料袋，兜住坐垫，在下方扎紧，也许可以避雨。”

都是奔波养家之人，外卖小哥也就接受了，笑道：“等天晴了，我顺道来还你毛巾。”

这一幕被刚回单位的我瞅见，心下一动：门卫完全可以公事公办，让小哥按规定在门廊上候着，但他弓着背与小哥搭话的样子，到底还是让人看到了工作流程之外的善意。

办公大楼里，门卫是扫地僧一样不起眼的角色，但必要时，他们

秋意渐浓，堂前的燕子又要南飞了。远方的天鹅和大雁，也该启程了吧？燕子走了，它们就要回来了。

家乡宿松县是全国内陆县域水面第二大县，有黄湖、泊湖、大官湖、龙感湖四大湖泊。由于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，长江大湖生态明显改善，全县大面积的湿地增加了对候鸟的吸引力，其中不乏白天鹅、大雁、白琵鹭、大白鹭、苍鹭、鸳鸯等珍稀鸟类前来栖息。

从北方南下的候鸟，入冬后陆续飞抵长江沿线栖息。白天鹅、大雁大致有三条迁徙线路，东部、中部和西部，宿松位于中部线路的必经之地。这里水面辽阔，水草丰美，鱼肥虾多，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白天鹅和大雁。去年冬天，近万只白天鹅在宿松湖区的八里江畔时而低空飞翔，时而嬉戏觅食，一时成为叹为观止的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。

出生或者长期居住的地方是人类的故乡，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。像天鹅和大雁等候鸟都是在北方或西北繁衍，到南方越冬，拖儿带女举家迁移，南和北都算是它们的故乡吧。它们的家在芦苇荡里，也在蓝天白云之上。

去年和前年的春天，过完春节，我都是从北方的城市回到南方的乡村。这个时候，天鹅和大雁却一排排地从我的头顶飞过，一路向北。

宿松历史上属于吴头楚尾，先祖有过一次次的迁徙经历。东晋咸康三年(337)宿松乡民为避兵乱溯江而上，到荆州，择水而居，侨置松滋县。县令背着官印同乡民一道逃离家园，甚至连松滋这个县名也带走了，留下了一个老松滋——宿松。到了明朝初期，数以万计、十万计的先民又从江西鄱阳湖畔一个叫瓦屑坝的古老渡口出发，迁入已近荒芜的宿松，垦荒扩土。兵荒马乱，背井离乡，他们没有回家的路。如果比作候鸟，那时他们的故乡和第二故乡都是漫长的冬季。

门卫的柔情

明前茶

也会解人之困境。好几次，我换了包，忘了把门禁卡放进随身带的包里，或者下班时将门禁卡忘在了办公室，门卫只好叫来他的顶岗同事，而他本人从值班室的挂钩上取下一大摞公用门禁卡，跟我上楼。有一次，待我进了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门卫师傅才转身准备下楼。我惊讶他在等什么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应说，他是新人，上岗不到一星期，大多数员工都还不认得。所以，直到我眼也不眨地输入工作电脑的密码，又娴熟地摘去盆栽上的一片黄叶，他才确认我是这张办公桌的主人。

多数门卫干长了，都有火眼金睛。一天下班时，我突然被剃平头的门卫叫住，问我是不是在某层楼从事文字工作，又准确报出了我的名字和岗位。我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？”这位制服父亲试探赔笑，从抽屉里掏出了一

本中学生作文本，要让我看看孩子怎样才能提高作文水平。

门岗的旁边不远处是接待处，有长桌、台灯、高凳，长桌上放着与单位宣传相关的图书，还有几本字典，几份杂志，我赶紧坐了下来，翻看门卫师傅孩子的作文本，门卫师傅打开台灯，朝我移近，又递来一个用超市小票钉成的小本，和一支签字笔，让我在小票的反面，逐一写下对孩子作文的意见。

超市小票长短不一，又比较窄，写不了多少字就要转头。门卫师傅一直说着抱歉的话，局促地在我旁边搓手。过了一阵子，在食堂，我又遇见了那位让我写意见的门卫师傅，他带着一个两条浓眉几乎连在一起的男孩子，非要给我买一杯酸奶谢师：“孩子倔，我们又辅导不了他。老师你上次写的那个小

本，孩子倒是看进去了，看了很久。”

我便与男生搭话，问他暑期来父亲的单位，路途是否遥远，是否吃得惯我们的职工食堂，男孩忽然说：“我爸那岗位，就像没空调一样，夏天最热，冬天最冷，要不是惦记着我爸养的猫，我才不来……”

我忽然想起来了，附近两只流浪猫贴着门岗生活了好几年了，已经成为门卫师傅的团宠。夏天，狸花猫常贴紧大门，蹭着门厅里的冷气。门卫师傅在食堂买了清蒸鱼，一半自己吃，一半喂了猫。跟我最熟的平头师傅说，他其实更喜欢剁椒鱼头和红烧鲫鱼，下饭，够味，但转念一想，猫不该吃得那么咸辣，他已经三年没吃重口味的鱼了。

他这么说时，脸上全是憨憨的笑。雨势忽然又大了，门卫师傅忙着给进门的人套塑料伞套，也隔着门呼唤那两只猫的名字，让它们进来避雨。猫听懂了，很快就在开门的瞬间挤进来。门卫师傅笑着解释说：流浪猫一只叫西瓜，另一只叫狐獴，处久了，我觉得它们也跟家养的没有啥两样了。

这两只猫，是门卫师傅们生活中的小确幸。

候鸟的故乡

吴云涛



边塞夕照 子楚 摄

年轻时听《雁南飞》：雁南飞，雁南飞，雁叫声声心欲碎……少年不识愁滋味，那忧伤的旋律伴着诗意的美感，在晚风中、在枫林间久久飘荡。

我回到了南方，因为父母亲在这里。而妻子儿女居住在北方。我同天鹅、大雁的方向正好相反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它们刚好离开。我回此故乡时它们回彼故乡。人与候鸟的南来北往，就像朝云暮雨、明月清风，虽然轻描淡写，却带着一份牵挂。这时候人很脆弱，天空的声声鸣叫，都会让眼睛多一层迷雾、增一份湿润。

回来后匆匆忙忙赶往湖滨江畔，每次都无缘与天鹅和大雁相遇。江枫渔火、落霞晚照，不见候鸟的倩影。候鸟们离开之前的几天也不太出树林

和苇丛，即至飞上了天空，也要盘旋数圈，不舍离去。终于还是头鸟带阵，一飞冲天，再不回头，仿佛是稍微迟疑，又会飞回过冬的湿地深处。

在宿松的八里江段，再往上到归林滩，是越冬的天鹅最多的地方。而下仓的黄湖边，主要栖息的是大雁。我站在八里江江坝上远望江心洲，那是个广袤无垠的绿岛，不远处是数十万亩水面的龙感湖。白天鹅真会找地方栖息过冬，这里可是当年陶渊明“阻风于规林”的地方啊。

这几年，因白天鹅、大雁们的到来，沿江沿湖的麦农、藕农却添了一些烦心事。由于候鸟太多，越冬停留期间需要大量的食物。它们除了吃一些小鱼小虾或者小昆虫等，主要吃草，以及滩涂的莲藕。好多藕塘里的

藕禾藕叶藕秆被吃光。去年更甚，连湖边嫩绿的小麦苗也遭殃了。候鸟是保护动物，麦农不敢去惊扰，更不能袭击。天鹅、大雁们仿佛知道这点，吃得旁若无人，怡然自得。候鸟回南方的故乡，可谓半客半主，麦农、藕农的心情也极为复杂，半是欢喜半是愁。

麦农找地方政府维权，政府指导群众一些防范小常识，如尽量做好隔离防范、组织科学驱赶，前提是不伤害小天使们。政府还对野生动物造成的农(林)作物损害进行了投保，尽量减少麦农、藕农的损失。

小时候听大人讲哨雁的故事。那时还没有摆脱贫穷，人与候鸟争夺生存空间，有人捕食候鸟。河湖之中，雁群夜间栖宿苇草里。雁群有防范之本能，总会有一只雁在值班放哨，称为哨雁。捕猎的人在岸上以火光惊扰大雁，哨雁惊飞呼叫，往往最容易被散弹击中。一晚上如此反复，天明时捕猎之人去芦苇丛里捡拾的都是中弹而亡的哨雁。

真的为今天南归的候鸟庆幸！南方的故乡天高水阔，一如南方人的胸襟，温润而豁达，因而人与候鸟，与大自然，方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和谐共生。

